

《小说家》首届精短中篇擂台赛

重影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blue with a subtle, ethereal light effect. Two dark, shadowy hands are positioned vertically, one above the other. The upper hand is pointing its index finger downwards, while the lower hand is pointing its index finger upwards. They are oriented towards each other, creating a sense of tension or a 'miraculous meeting'.

苏 童
张 宇
刘 震云
吕 新
储 福金
杨 争光
王安忆
张 石山

李佩甫
吴若增

《小说家》编辑部编

重影

主 编：郑法清 谢大光

副主编：李子干 董令生

总策划：闻树国

〔津〕新登字(90)002号

重 影

《小说家》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唐山市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5/8 插页 字数 446000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 1—5000

ISBN 7-5306-1954-3/I·1742 定价:18.80元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

倘若以人生的旅程来譬喻的话,刚刚才过七周岁的《小说家》,还是个走出幼儿园又上小学堂世事未谙的稚儿学子。过去的七年,我们几番含辛茹苦,蒙作家的热情支持,读者的真诚厚爱,使《小说家》渐由蹒跚学步,咿呀学语进而脱去奶气,成为一个讨人喜爱的学童。成功的喜悦给我们带来了进取的激励和信心。回顾以往,我们所发表的二百余部中篇、五十余部短篇和十余部长篇与十余部译作,或讴歌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或展示心路历程,探索艺术道路;或抒写世态风情,塑造典型形象,得作家之口碑,获读者之褒扬,并为文坛所瞩目。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曾分获全国或省级与各选家的小说奖,引起广泛的影响,受到舆论界的好评。1985年的同题小说《临街的窗》,既引来了作家的关注,也招来了读者的好评,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积七年办刊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期刊的艺术是编辑的艺术,它体现着编辑者的精神气质和艺术追求,并以它的尚美精神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增强人的生活信念。《小说家》自1983年5月创刊以来,孜孜以求的是艺术的办刊风格,积极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一向遵循期刊常办常新的艺术

原则，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独特风格；古朴尚知出新，如苍天无改却“日新月异”；典雅而不失朴拙，如大家闺秀高贵且不乏大方；求新而不猎奇，如深谷幽兰移至人庐能使雅室生香。《小说家》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同时也不排斥各种风格流派，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栏目，以适应读者的审美意趣。“小说家之页”和“中篇新人新作”两个栏目，为不同兴趣、爱好的作家和读者所欢迎并予交口赞誉。前者为那些创作势头正旺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文学新秀开辟了新的疆场以快马驰骋，向读者从生活到创作甚至性情爱好等全面地介绍他们，以期沟通他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小说家》成为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桥梁；后者则为那些新登文途初习小说的莘莘学子铺路搭桥以跻身文坛，为社会主义文学扶植新人。而于“翻译小说”一栏，近来我们尤其注重介绍一些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影响，或曾获世界重要文学奖，或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并认识外国小说之走向，为作家提供借鉴和欣赏的机会；不盲目追求摹仿亦不全面排斥，提倡借鉴反对照搬。《小说家》能汇百川归于海，能熔百家于一炉，正如它的主办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一样，在《小说家》这块园田里，也将色彩纷呈，百花齐放并惹来莺歌燕舞。

总之，在作家、读者的关怀和支持下，七年来《小说家》已以自己的风格特色独立于全国期刊之林，为同仁、作家、读者所称道。尤其是装帧设计的独特的个性气质，朴实无华，庄重大方，却又不失艺术特点，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秀外惠中的编辑方针和艺术追求。一种期刊的装帧设计诚如人的外在气质，反映、表现并包容着它的全部艺术内涵，我们也正是在这方面花了气力下了工夫的。封二的本期作者照片、封三的小说家近影和封四的作家书画，已成为《小说家》的独特风格并为人们所熟悉和钟爱与青睐。

当然,《小说家》七岁学步,与兄弟刊物相比,无论是内容编排还是形式结构,抑或是艺术追求,都还嫌幼稚稚嫩,我们的经验与水平也极其有限,正如蹒跚学步的稚儿,未免趑趄闪失甚至俯仰于地,但我们有信心会学成兄弟刊物走路的样子,并且学会走自己的路。

基于这种艺术追求,我们从1991年第一期开始,举办了《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旨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高《小说家》的艺术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顾名思义,“精短中篇擂台赛”力倡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说,扬清新纯净的文风,为此而集大江南北诸路名家击鼓打擂,以拔优秀。可以放歌时代,亦可以抒写人生;可以大江东去,亦可以小桥流水;可以涌泉可以泻瀑。既可挟来西北之风,又可轻奏江南丝竹;可以写意可以写实,手法纷呈,竞相媲美,博采众家之所长,不拘一格;和读者同呼吸,与时代共脉搏,邀作家相携手,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小说家》愿献一份绵薄之力。

虽名曰“擂台赛”却并无争霸文坛之意,亦无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之疑,更无擂台比武手下无情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心,实为活跃文坛并为文学生活创造一点轻松气氛,增添一些幽默色彩。文学原本是娱人的,它寓教于乐,使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美感享受。况且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小说创作同样也是一种劳动,是作家的劳动,那么,我们请作家也来一场“劳动竞赛”,在互相激励使出“绝招”、“绝活”,写出好作品的同时,无疑既可愉悦读者,且有益于社会。

“擂台赛”为对垒赛。消息一经传开,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西、湖北等地的作家,即纷纷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并寄予厚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或来信,或致电,或赐稿响应,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

鼓舞，增强了办好“擂台赛”的信心。有些作家还为我们修正完善竞赛的方式方法，比如上海的陈村先生，就建议我们以作家来稿的时间顺序来编排“擂台赛”的作品目录，我们以为此意颇合“擂台赛”的竞赛意义，就采纳了。作家的鼓励给我们带来了活力。

“擂台赛”规定：凡参加“擂台赛”的作品，要求字数在三万字以内，最长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字；参赛作家要求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整个赛事分别设立“中篇擂台”、“作家点将台”、“擂台新秀”、“裁判论坛”等若干个栏目。

中篇擂台 “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主干栏目。参赛者为当今比较活跃并为文坛公认为有创作实力并有代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具备此条件的作家，各省市自由组合，每队最低不得少于四人。参赛形式为每期每队出一人，省市之间单个打擂；如保证不了每期一人的队，可视为轮空，但至少保证参加一年中的四轮。

作家点将台 凡参加“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作家，在其小说发表的同时，如有兴趣并具备条件，可在全国范围内（不包括那些参赛省市的作家）选择对手，写下战书击鼓打擂。被点将者均为目前比较活跃且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以确保旗鼓相当；被点将者应具备与参赛者同样的条件素质。我们将点将者的挑战书与被点将者的应战书同期发表，以期得到读者界广泛的关注。而应战者的参赛作品，将在下一期或适当的时间发表。

擂台新秀 我们知道，在全国各地还散布着许多有创作潜力的文学新人，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或一时没有机遇尚没有崭露头角，他们仍在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着，却不为世人知晓；另有一些已见锋芒初露端倪并已引起文坛和读者关注的青年作家，亟待一场春雨以吐新绿，此栏目正是为推出这些文学新人，以自己的力作佳作参加打擂而鸣锣开道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机会。我们期盼着有胆有识有勇气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踊跃参加打擂。

裁判论坛 此为评论家论坛。方法是本期的评论文章评述的是上一期的“擂台赛”作品。如第一期我们按作家的来稿时间顺序发表了四部“擂台赛”的小说，那么将约请四位评论家每位撰写一篇四、五千字的评论文章，于第二期上发表，亦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文章。每篇文章综合评论四篇小说，并以评论者自己的审美观点排出各自的目录次序，也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就产出几种目录次序，以改变我们《小说家》依来稿时间而排出的目录次序；而“裁判”的文章，则按作者的姓氏笔划编排目录次序。

读者点将与看台回响 这是为热心《小说家》的读者而设立的两个栏目。凡订阅《小说家》1991 年全年期刊的读者，均有参与赛事的资格，可以点作家的将，亦可以评论参赛作品（看台回响），我们将择优发表。请读者将订阅的收据径寄本刊编辑部，并附以姓名、职业、通讯地址等应该说明的事项。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订阅收据”字样。收到收据后，我们将给予参与赛事的资格注册并予回函答复。

所有参赛作品和评论文章，将付丰厚报酬，以谢诸君的支持。

《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我们初步计划先搞一年，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中篇小说，活跃文坛繁荣创作。

“精短中篇擂台赛”是文学竞赛，也是一种劳动竞赛，更是 20 世纪末文学期刊的一项大举措，请作家、读者和编辑同仁们给予支持，我们将不胜感激。

卷首语

这是一批新时期崛起的最优秀作家，其代表作品将成为本世纪末汉语文学的经典。他们真诚、敏锐、执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剖析自我，赞叹人类。对人性的欲望，情爱的滋生，道德的毁誉，用其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索作了惊世骇俗的描绘，读来令人震聋发聩。

这套书以擂台赛的方式集合了一批优秀作家，阵容整齐，实力最强，是为精品中的精品。

责任编辑 康伟杰
封面设计 阿 夏
人像摄影 中 令

序

郑法清

提起笔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还真有几分感慨。《小说家》创刊，恍如昨日，仔细一想却已历过了十二度春秋。《小说家》举办“精短中篇擂台赛”，邀请南北高手，同台比武，其喝采之声音犹在耳，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四年。难怪古人有言：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人生一世，当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列行一域，亦应为艺术的一域留下几株常绿的花木。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追求，《小说家》编辑部的同仁们才萌生搭设擂台之想。原其用心，并无它意，不过是创造一点活跃的气氛，给读者和评论家们提供一个对作家们说长道短、加油鼓劲的机会。如果还有其它的设想，那就是希冀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在观赏品评擂台比武之余，抖擞精神，鼓足勇气，冲上台去，试他个三拳两脚。弄好了，还会在“武林”之外，发现几个新手。这岂不是一件快事！

擂台赛，紧锣密鼓搞了一年。实际上既未挥拳，也未踢脚。不过是几支笔在那里较劲。且较来较去，谁也没有较过谁。热闹一场而已！

比赛既然难分胜负，奖品也就无须设定。最后是编辑部将打得

难解难分的“武林高手”们请到长江三峡和张家界的深山老林之中，叙谈一番了事。

这次擂台赛应当说是大有成效。虽然没有分出高低胜负，然而那擂台上的一招一式，至今仍然被当时观擂的人们所品评玩味。

四年之后的今天，编辑部的同仁们仍然沉浸在那场比武的喜悦之中。大家在谈笑议论中猛然顿悟：当时的少年如今已成青年，他们由于客观原因未得一睹当年擂台比武的盛况。倘使他们亲临现场，想必也会加入喝采的人群，拍手称快的。我们何不将当年比武的作品编辑成书，献给当今的青年读者，使他们也一睹为快呢？

主意一定，立即动手，于是查刊，于是复印，于是校订，于是编排。这就有了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书。

为了使青年读者了解当年擂台比武的实况，此次成书，各家作品均未删，裁判论坛全留原貌，即使点将台三言两语的呐喊之声也都体现着当时的神态。只是为了使四本书字数大体均衡，在“比武”的场次上略有调整。

事情是兴冲冲地做完了。做得怎么样，读者看后以为如何，日前自然不得而知。不过大略一想，当初青年们喜欢的，今天的青年也还会喜欢的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它的可能。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会出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的情况的。意欲向东，反而达西，意欲向北，反而至南。然而办一件事情，总不能在有了结果的时候才动手去办，不办又何能出现结果？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推断，去做我们以为可能受到读者欢迎的事情。至于最终的评价，那就是读者和专家们的事情了。是为序。

目 录

序.....	郑法清 (1)
--------	-----------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 (1)
---------------	-----------

中 篇 播 台(A)

红 粉.....	苏 童 (1)
城市逍遥.....	张 宇 (43)
一地鸡毛.....	刘震云 (90)
葵 花.....	吕 新 (139)

裁 判 论 坛

说长论短看“擂台”.....	何镇邦 (188)
我的阅读感受.....	蒋原伦 (195)
四种视角 四重境界.....	雷 达 (203)
我的“裁决”.....	潘凯雄 (213)

点 将 台

苏 童点将杨争光.....	(221)
张 宇点将吴若增.....	(222)

一种奉献.....	闻树国 (223)
-----------	-----------

中 篇 播 台(B)

重 影.....	储福金 (225)
棺材铺	杨争光 (270)
歌星日本来.....	王安忆 (316)
长 考.....	张石山 (384)
田 园.....	李佩甫 (415)
忘记了月光.....	吴若增 (461)

裁 判 论 坛

人性与人生的双重奏.....	张 韧 (504)
他们的自信异彩纷呈.....	单正平 (513)
愉快轻松地读了四篇小说.....	贺绍俊 (521)
为觅骁将访古都.....	贾春颖 (528)
棋逢敌手 将遇良才.....	高维谛 (532)
主角是生活.....	滕 云 (536)

点 将 台

张石山点将肖亦农.....	(544)
储福金点将邓九刚.....	(545)
刘震云点将刘 恪.....	(546)
一种褒贬.....	闻树国 (547)

跋.....	谢大光 (550)
--------	-----------

红 粉

苏 童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后面的是小萼，她明显是刚刚睡醒，披头散发的，眼圈下有一道黑圈。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摊主说，秋小姐，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秋仪说，吃，怎么不吃？她随手拿了两块，递了一块给小萼。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她说，我不想吃，我们得上去了。秋仪仍然站着，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走，秋仪说，怎么不想吃？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

等到她们爬上车时，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车上一共载了十五六个妓女，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小萼说，刚才忘收了，不知道会不会

下雨。秋仪说，别管那么多了，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小萼黯然地低下头，她说，把我们拉去到底干什么？秋仪说，说是检查性病，随便吧，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

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一些熟悉的饭店、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啦啦地闪过去。妓女们心事重重，没有人想对她们未来发表一点见解。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嘻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猪猡！妓女们朝车下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但是卡车也突然加速了，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她们发现卡车正在朝城北开。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上了黄包车。她就朝老浦挥手，老浦没有发现什么，秋仪又喊起来，老浦，我走啦。老浦没有听见，他的瘦长的身形越缩越小，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着一顶礼帽。

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翠云坊来的人都上楼去！

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她说，一个一个来，别着急。秋仪噗哧一笑，她说，谁着急了？又不是排队买猪蹄蹄。妓女们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恶心，好像劊猪一样的。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他的神态很威严，妓女们一下就噤声

不语了。

很快叫到了小萼。小萼站着不动，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秋仪揉了揉她一把，叫你进去呢，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她说，我怕，要不我俩一起进去。秋仪说，你怕什么？你又没染上什么脏病，让他们检查好了，不就是脱一下吗？小萼的嘴唇哆嗦着，好像快哭出来了。秋仪跺了跺脚说，没出息的货，那我就陪你进去吧。

小萼蜷缩在床上，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女军医说，都要检查，不管你有病没病。小萼又说，我身上正来着呢，多不方便。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过来。这时候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她朝那边看看，秋仪朝她挤了挤眼睛。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秋仪翻了个身说，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胀死了谁负责？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不准嘻嘻哈哈，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

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等候处理。有人在嘤嘤哭泣，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而另外的妓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

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小萼的脸苍白无比，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然后又擦脖颈，手臂和腿。小萼说，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秋仪说，你知道吗？我那个屁是有意放的，我心里憋足了气。小萼说，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秋仪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我倒是不怕，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小萼摇了摇头，我也不怕，我就是不知

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心里发慌。

那辆黄绝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结，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小萼说，那怎么办？我还没收拾东西呢。秋仪轻声说，我们躲一躲再说。秋仪拉着小萼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士兵只有十八九岁，长着红润的圆脸，他一手拉裤子，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萼，小萼吓得尖叫了一声。她们只好走出去，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快点快点，你们两个快点上车。

秋仪和小萼重新站到了卡车上。秋仪开始咒骂不迭，她对押车的军官喊，要杀人吗，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军官不动声色地说，你喊什么，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秋仪跺着脚说，可是我什么也没带，一文钱也没有，三角裤也没有换的，你让我怎么办？军官说，你什么也不用带，到了那里每人都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秋仪说，谁要你们的東西，我要带上我自己的，金银首饰，旗袍丝袜，还有月经带，你们会给我吗？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

小萼紧紧捏住秋仪的手，她说，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别再说了。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小萼呜咽起来，她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横竖是一刀，随它去吧。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了，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把她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有人开始嚎啕大哭。长官，让我们回去！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而年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面孔铁板，丝毫不为所动。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并且夹杂着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